

去年在阿鲁吧



贺景滨
著

[password: *****]

[ID:AK47#075340YTU]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去年在阿鲁吧

Last_year@aluba



贺景滨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1-2013-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去年在阿鲁吧/贺景滨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 9

ISBN 978-7-5339-3714-0

I. ①去… II. ①贺…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2789 号

本书之繁体中文版由台湾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去年在阿鲁吧

作 者：贺景滨

责任编辑：童炜炜

特约策划：陶媛媛

装帧绘图：汪佳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印刷：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258 千字

印张：11

书号：ISBN 978-7-5339-3714-0

定价：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在悲伤中,我快乐地歌咏爱情
在绝望中,我欢欣地编织歌曲
只有渴望者,才能知道那意义

——瓦格纳《齐格飞》

第二幕第三景,林中鸟之歌

推荐序

不只处决了小说一次而已

骆以军

“……那时恩斯特·海明威已放弃了斗牛、钓鱼、打猎和拳击，并且用猎枪轰掉了自己的脑袋。没想到那声枪响竟引发了全国大枪战。先是李哈维·奥斯华德枪杀了肯尼迪，接着杰克·鲁比又枪杀了李哈维·奥斯华德。后来华伦·比提和费·唐娜薇分别扮演邦尼与克莱，在一场混战中双双被枪杀。然后罗伯特·德尼罗又扮成计程车司机，为了营救雏妓朱迪·福斯特，干掉了一批吃软饭的皮条客；结果有个刺客爱上了朱迪·福斯特，竟然跑去射杀隆纳德·里根。其实里根那时不演牛仔已经很久了。但这件事可惹恼了演洛基的西尔维斯特·史泰龙，他干脆扮演愤怒的动物蓝波，把所有看得到的人都射杀了。不过，那已是一九八〇年代的事。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有个叫阿诺德·施瓦辛格的，甚至把未来的人都干掉了！”

“多年来我一直在怀疑，所有小说中描写的梦境，都在影射我的生活。”

——《怀念六〇年代》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小说《李伯大梦》^①(*Rip Van Winkle*),里头的主角是一个原本活在殖民时代的酒鬼,阴错阳差在卡兹奇山上酣睡二十年,黄粱一梦醒来,下山发觉一切人事景物全非,旧日熟悉的一切全变成独立后的星条旗美国新世界。梦里不知身是客。那个新的、在旧世界老人眼中看来无比滑稽、作态的“未来之境”,被评者指为“美国梦不堪直描的脆弱黑暗面”。

去年(2005)的林荣三文学奖得奖作品中,出现了一篇古怪、奇想、想象力如岩浆爆发不择地而出的“超级唬烂^②王”小说:《去年在阿鲁吧》。我记得乍读这篇小说时(混杂在许多篇其实亦精致手工、调度不同城市感官界面或乡野传奇的魔幻变貌……的典型小说奖“极品”之中),一种突然“在另一颗星球,乃至地心引力、体内血压、红血球浓度、脑含氧量……完全改变”的晕眩感。“这是什么?”在一个未来之境的虚拟城市巴比伦里,主角是一个有ID. Password 登录的虚拟公民。小说开始即花了一整章节讨论“GG 该放哪里好”:

“如果 GG 不长在 GG 的位置,你觉得好不好?”

“要是 GG 长在上,虽然可以自体口交,可是煎鱼时会

① 又译《瑞普·凡·温克尔》。

② 闽南话,意指“骗人”、“说大话”。

烫伤。”

“要是把 GG 藏在腋下呢？”

“那蛋蛋会被夹得哇哇叫。”

“要是 GG 长在背上呢？”

“拍谢，那就不能打手枪啰。”

“这么说，GG 是长在它最理想的位置啰？”

“如果 GG 有意志的话，会甘心躲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吗？”

“如果 GG 能够出头天，那 GG 会朝愈来愈大的方向进化，这世界就找不到可爱的小 GG 了。”

哇哈！真是喷饭，不，阅读者会不自觉地被这虚拟之境立体派酒吧里任何感官、感性、场景惯性皆漂浮、倒带、修改的叙事催眠，《去年在马伦巴》^①……两只啤酒杯里的酵母菌可以耳语交谈（可能是握有十字军宝藏秘密的修道院把秘密分散藏在酵母菌里，好确保一代一代复制传衍）；嫖妓时买时段是和记忆体妓女——“硬问题一定要用软方法解法”——谈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达到心智运算之激爽；“我的左脑”和“我的右脑”，“我的 GG”和“美艳妓女的 BB”会脱离“我”的意志而吵架、打屁、串通背叛……阅读者不能免俗地，在那好莱坞（《骇

① 法国导演阿伦·雷乃执导的电影，又译《去年在马里昂巴德》。

客帝国》?《机械公敌》^①?《AI 人工智能》?)似的“残存了人类意识的虚拟人带着一个女记忆体在系统母体扑天盖地地追捕所展开之大逃亡”情节,被挑逗、被调侃、被哭笑不得地陷入那个古典浪漫爱情的“记忆晶片”拟像之经验。

“这个天才是谁?!”

我以为是年龄小我一轮、小说的启蒙时刻即得天独厚由《哈扎尔辞典》^②、威尔·塞尔夫(Will Self)《伟大的猩猩》(*Great Apes*)、伊恩·麦克尤恩《初恋异想》^③或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末世男女》(*Oryx and Crake*)……这些古怪,自由翻转世界,任意将周期表元素、函数、混沌理论、基因复制工程……种种科学修辞光影挪移偷渡至一个人体(或意义),魔术般拗折、变形、溶解、碎散、重组……“美丽新世界”的新人种。

不想后来揭晓,作者是早在一九九〇年即以《速度的故事》惊动武林万教,拿下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的贺景滨。

《速度的故事》是这十多年来两大报文学奖如海底火山爆发而浮出诸多新岛屿的得奖作品中,至今仍被我们这些老文艺青年津津乐道、念念不忘的少数几篇之一。

当年评审之一的张大春先生还写了这么一段评感:“《速度的故事》及其获奖的评审过程实则凸显了小说界(如果有此一界的

① 又译《我,机器人》(*I, Robot*)。

② 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所著小说。

③ 又译《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First Love, Last Rites*)。

话)对于形式自由的巨大渴望,即使它们无法唐突也不可能崩坏一个具有长久历史的小说传统。值得庆幸的是:贺景滨只能运用此一极端的嘲谑来处决小说一次而已,在充分获得书写或想象自由之后,叙述传统将获得再生的机会,那些曾经捆绑过小说的批评架构亦将从自我的解放中重新汲取作品的启蒙。”

《速度的故事》与《去年在阿鲁吧》两篇作品时隔十五年,一如贺景滨屡次以“李伯梦”为故事主角之系列所借典之《李伯大梦》。未来之境。或曰一回首已百年身。如今我们有幸拿着一手“时光之牌”。这位的出手实在珍罕,在小说时光的长河中总以“李伯梦”跑出“现在”的景框之外,以他个人打造的另一个星球语言之“代数与火、海洋与帝王、矿产、飞禽和鱼类、建筑和牌戏、对神话的恐惧、语言学、神学和玄学之论战”(博尔赫斯语),未曾改变地说故事,其实岂只“处决(台湾的)小说一次而已”?

贺景滨的这些小说,让我回想起台湾一九九〇年代那个充满叙事狂欢与形式奇诡之冒险精神的、小说的黄金时代。

唬烂之术犹如炼金术,上天下地、无所不进小说家颠倒之世界镜像:伪造科普新知、人类学者田野调查报告、航海日志、科技发明史……那漂浮著名式刻意设计错误、奇形怪状之基因组合生物、乌托邦新人种、歪斜滑稽之城市设计草图或国家律法……一个想象力爆炸,读者无比欢乐、茫然、歇斯底里跟着叙事魔法狂笑不止的“美丽新世界”。

贺景滨的小说,一如他的“速度的故事”,在高速时“灵魂被甩

出车窗外”。他似乎始终未将“写小说”这事儿的夜河行舟划进水藻密覆、布满历史考据、抒情陈腔、风格化文体、情欲书写、写实主义复辟之“没有人会笑”的世纪末重彩妆小说沼泽区。他的欢哗疾行、一路抖包袱、无有古典戏剧之停顿时刻，让人想起另一位华文冷面笑匠天才王小波的《白银时代》。他们有一个共通性：白话文之杂语书写已臻化境，行云流水任意唬烂打屁俱能成一篇“我们这时代的上林赋”，却又不耐烦于小说只是一种对“人的存在处境之古典(经典)小说之临摹”。某部分的他们借着撒豆成兵任意篡改的相对论、数列虚数(i 、 ∞ 、 0)、遗传工程神话、病毒与免疫系统之 Discovery 剧场……将人的存有拉高到一种宇宙论的高瑰丽视觉；另一部分的他们却因此让故事中的主角们呈现一种“培养皿中的精虫们”的、恍惚无明、梦游痴呆的宿命论者状态。“他”成为“他们”、“我”成为“他们”，以各篇小说为单元剧(速度、记忆、政治、白色恐怖、信仰、性……)，成为一本“人类的故事”：个体只是开普勒定律中大小卵形轨道里的一枚陀螺；或千万枚测不准的乱数群体里的一小粒分子；一个黏巴达病毒；一个乔治·奥威尔的集体剧场，既科幻又感伤。任何一个“我”(或“他”)的极限经验(失恋、戴绿帽、离散、被遗弃、成为反对运动者、受到白色恐怖……)都预先被一个无限组合几率的群体“共业”给买单了，所有现代主义式的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主体施虐成为一个纷乱跳动整体中小小的共振振幅(像一泡精液中的一小颗精子)。

如此，被高速甩出的灵魂(那个老说上帝开玩笑的、一脸笑意

的小说家),比所谓的“百科全书派”小说家殚精竭虑打造之庞大又虚无之知识殿堂更清楚地模仿了这个当代人类处境的渺小愚蠢。这似乎不很公平,他只是讲个屁笑话就戳穿了上帝的诡计。且他未掉进卡尔维诺所说“搜罗主义的恶魔在书页上掀翅喋喋怪笑”。

或者我们听见了那喋喋怪笑。但那笑声经过了“李伯梦的时光机器”二十年,难免令人觉得怀念而温暖。那似乎是每个读他小说的读者心中乍乍浮现的迷惘:“人类的想象力有极限吗?”“这是这个我在笑?还是我的 GG 在笑?或是潜在我体内的老埃^①在笑?”创造力在那样的痉挛时刻,竟然带给我们一种极纯粹的,存有感无比清明与实在的,小说的愉悦。

二〇〇六年五月

① 一说为游戏王真神。

目 录

推荐序 不只处决了小说一次而已 骆以军 001

第一章 去年在阿鲁吧 001

第二章 我爱傅立叶 041

第三章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081

第四章 请借身体一用 123

第五章 当我们不同在一起 171

第六章 相逢在扩增实境中 215

第七章 再见了,那美丽而忧伤的花园 257

附录 小说源始 299

后记 虚构对现实的反扑 329

第一章

去年在阿鲁吧

一、GG 该放哪里好

我进去时，无头人已经坐在角落里了。

不，应该说，他把头放在左手上，正用右手灌啤酒。

“嗨。”我跟他挥挥手。说真的，无头人的竖领风衣挺帅的，可是脖子上空空的，看起来还是怪怪的。

“嗨。”他把头放到吧台上，转向我。他一定是用 VR 3.7 版的数码虚拟程式，肢体五官都可以分离。

我是虚拟城市巴比伦的虚拟公民，ID 是 AK47 # %753 \$ @ ~TU，绰号别管我，英文叫 Leave Me Alone (LMA)；至于 password，跟大家一样，都是 * * * * *。自从展开我的虚拟人生以来，每晚我都会到这里晃晃。Happy Hours at Alu Bar，阿鲁吧的快乐时光，晚上八点到十点，买一送一耶！但为什么所有酒吧的快乐时光总是如此寥落？

时候还早，我想。吧台内，开酒手杰克 (Jack the Bartender, JTB) 两手一摊，问我要什么？我也两手一摊，意思是随便。我面前立刻出现一瓶虚拟的比利时啤酒，St. Feuillen；当然，还有原厂特制的开口杯。不用交代，杰克给的第一瓶，从来没人抱怨过。只要瞄一眼你进门时的酒测值，他就知道该给你什么。

我瞄了一眼无头人袖口上的冷光名牌，他叫头壳空空，Out of Head(OOH)。

“如果 GG 不长在 GG 的位置，你觉得好不好？”我闻了一下酒杯，最先逸出来的总是花香。

“要是 GG 长在手上，虽然可以自体口交，可是煎鱼时会烫伤。”

“要是把 GG 藏在腋下呢？”

“那蛋蛋会被夹得哇哇叫。”

“要是 GG 长在背上呢？”

“拍谢^①，那就不能打手枪啰。”

“这么说，GG 是长在它最理想的位置啰？”我喝下今晚第一口酒，好爽。

头壳空空沉吟半晌：“如果 GG 有意志的话，会甘心躲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吗？”

我也想了一下：“如果 GG 能够出头天，那 GG 会朝愈来愈大的方向进化，这世界就找不到可爱的小 GG 了。”

“为什么？”

我敲敲头壳空空的脑袋，如果大家都看得到 GG，谁还要找小 GG 繁衍后代啊？笨蛋。“除非……”

“除非他很有钱，才可以确保后代的繁衍。”开酒手杰克凑过

① 闽南话，意为“对不起”、“不好意思”。

来说。

“对。”

“所以……有钱人都是小 GG?”

“对对对。”杰克立刻跑到钢琴边，弹了一首《有钱人的小 GG》：

“行板”

虽然我的 GG 小，可是我的志气高；

只要我有钱，就有美眉可以抱。

“间奏”

虽然我的 GG 小，可是我的口袋饱饱；

只要我想要，双 B 三 P 都可以搞。

“间奏，转缓板”

虽然我的口袋饱饱，可是我的 GG 小小；

只要美眉看到，都说哎哟不妙不妙。

原来嘲笑有钱人是这么快乐的事，大概我们都是无聊又无趣